



圖1 張大千巴西八德園全景 私人收藏

農場附近山坡散步，遠眺雨後晴天，一抹青翠，油然而生，就口吟五代後周柴世宗命製柴密的詩句：「雨過天青破雲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眼前林園河流環繞的山谷景致，頗似故鄉成都平原，勾起他思鄉之情，遙指前面下方林園為何人所有？有意購買此地。加上阿根廷居留權有問題，永久居留權遲遲無法核准，甚為感嘆，所以吸引移居此地的意願。嗣後紐約展覽會成績斐然，非常圓滿，同年十一月間，電報請託友人蔡昌鸞，向地主一名義大利人買下該地，以總價巴幣八十萬元成交（當時約合二十萬美元），頭期款四十萬元，餘款分八年付清，每年五萬元，但最後一期因地主放棄而未付。購地建立他心中理想的庭園——八德園，在此居住與創作。他於是決定購買這片種滿柿子樹和玫瑰園的林地，計畫在此築中國式庭園，作為永久居所。

一九五四年二月，張大千先生遷居巴西聖保羅近郊之摩詰鎮（Mogi das Cruzes），在巴西建一個純粹中國式的園林，面積約一四五二〇〇平方公尺，海拔約六〇〇多公尺，氣候宜人，終年平均溫度，最熱不高於攝氏二八度，氣候略似中國雲南省昆明市，並將此園稱為「摩詰山園」、「八德園」，將鄉縣之譯音改為「蜀山樂」，以此懷念中國和故鄉。八德園命名，因園中原有一千五百餘株柿子樹，唐朝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稱：「柿子樹有七德，一長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可臨書」，後來張大千又知道柿樹的葉子泡水，吃了可以治胃病，再加一德，故稱「八德園」，為八德園命名的由來（八德園地址：PATELJUAN, A Horta De Otto Virtudes), Caixa Postal 249, Mogi das Cruzes Sao Paulo, Brasil)，並舉家遷來巴西，從此居此地達十七年之久。為了佈置花園，僱用十位巴西長工，一位日本園藝專家鈴木從事造園工作。張大千到處蒐羅玲瓏怪石，遍植海外移入的奇花異林，飼養猿、鶴、雉雞、天鵝、狗、貓、孔雀、錦鯉等珍禽異獸。一九九〇年大風堂門人孫家勤繪八德園全景。（圖一）

張大千巴西八德園故居

吳文隆

三巨石重現故宮南院

國畫大師張大千一九五三年遷居巴西，購地建造「八德園」，打造夢想的中國庭園。但這塊地後來被巴西政府徵收建造水庫，張大千被迫離開宅邸，八德園就此頹圮。一九八九年底水庫淹沒八德園，所幸當年園內設置的張大千手澤「五亭湖」、「潮音步」、「己亥槃阿」三塊巨石，在駐巴西黃聯昇大使與僑領李佺祥伉儷的搶救下倖存免難，經過二十多年波折，終於渡海回臺灣，捐贈給國立故宮博物院，並安置於嘉義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園區至善湖旁之「大千石庭」內，重見當年風采，永為世人所瞻仰。斯園落成之際，茲將略綴拙文，介紹三石之由來與涵義，以供世人緬懷大千先生之藝術成就及感恩諸多長官、士紳無私之貢獻。

購置巴西八德園

一九五三年夏天，張大千從香港搭荷蘭船，繞道阿根廷，預備去美國紐約參加十月由于斌主教創辦的華美協進社主辦，在美國紐約市立亨特

學院（Hunter Colleg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舉行（當代中國畫展覽會）展覽會。途中張大千在巴西華僑友人賀寧一、蔡昌鸞邀請，順便到巴西摩詰鎮跑了一下，此時恰巧是巴

西的冬季，淡淡的金黃色的陽光，氣候宜人。張大千最初暫居在摩詰鎮的友人賀寧一農場，住了一個星期，又與好友蔡昌鸞異地重逢。一日下午雨過天霽，張大千偕同蔡昌鸞到賀氏



「己亥 槃阿」巨石高約二〇〇公分，屬粗砂岩，是巴西當地的石材。此巨石是張大千於一九五九年（己亥年）爲了慶祝六十花甲誕辰親手書「己亥 槃阿」，特別找石匠來刻「己亥 槃阿」。「槃阿」二字取自〈詩經·衛風·考槃〉詩句：「考槃在阿，碩人之藹」，意指「古代隱士樂居之處」，此巨石位於巴西八

「潮音步」巨石高約二三〇公分、長一五〇公分，屬粗砂岩，是巴西當地的石材。矗立在巴西八德園的五亭湖湖邊，園中植有一叢七八株馬尾松，枝柔針長，松下佈置幾塊石頭，可供休息或垂釣，並由此經三曲橋曲折迴廊通向湖心亭，此處借用佛典，形容人步行其上，水面風生，松濤如海的情景，意指「風過松聲如海濤潮音」。（圖七）

環亭滿植楓樹，正當夕陽返照的方向，每天夕陽西下，楓葉其紅似血而透明，遠看一片紅霞成一奇景，如圖四。環湖外緣遍植孟宗竹形成藩籬，五亭繞湖，亭側滿植杜鵑，亭水相依，錯落有致。

八德園三巨石之由來

五亭湖之由來，八德園建造初期，張大千感覺園中有山無水，自



圖2 張大千巴西八德園之五亭湖全景 私人收藏



圖5 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之「湖心亭」 中華文化藝術訪問團攝



圖4 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之「分寒亭」、「夕照亭」留影 王之一攝



圖7 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之「潮音步」 王之一攝



圖6 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之「湖心亭」 王之一攝



圖3 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之「五亭湖」巨石 王之一攝

一九五五年十月構思於園中鑿池，在一九五五年底完成規劃設計，於一九五六年春天由友人蔡昌鸞向當地摩詰鎮政府租借一輛挖土機，花了三年時間開鑿了一個面積三十華畝，周長約一公里的大池塘，最初命名「八德池」，取自佛家語：「八德功水」之謂，一九六七年張大千繪巴西八德園之五亭湖全景（圖二）張大千憑經驗選地築五座茅亭，後來命名爲「五亭湖」並刻於巨石，以做爲歇腳避雨之所，並觀賞山園驟雨奇景。「五亭湖」巨石高約二二〇公分，屬粗砂岩，是巴西當地的石材，矗立於五亭湖畔松樹林下五湖亭巨石。（圖三）

巴西夏日多雨，當地經常如煙如霧，張大千心有所感，營造中國江南風景，五座茅亭置不同位置分別爲，五亭湖中間堆成一條長堤，堤上種植竹子，分成外湖及內湖，外湖除種植荷花外，在沼澤一帶長滿了水蠟燭。內湖湖畔小坡有兩亭相鄰，一亭名「聊可亭」，因小巧玲瓏，取自蘇東坡詩句：「此亭聊可喜」，意即「聊可」。另一亭名「翼然亭」，取自歐陽修〈醉翁亭記〉：「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意即「有翼然臨於泉上之亭」。內湖有一半島直伸入湖中，命名「躑躅嶼」，半島上遍植杜鵑、黑松及赤松，此半島係挖湖泥土堆成小丘之最高點築一亭，名爲「分寒亭」，取自李彌遜詩句：「人與白鷗分暮寒」。（圖四）「分寒亭」對面有一湖中圓形小島，小島上建一亭，名爲「湖心亭」，特請日本工匠建造此亭，此兩亭以木造三曲橋相連，亦稱長板橋。（圖五、六）小島建有一木造平直橋與湖畔相連，湖畔建一亭名「夕照亭」，取自陶淵明詩句：「山氣日夕佳」，此亭特色是



圖9 2015年水庫水位下降，重現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五亭湖」遺跡 張偉民攝



圖10 巨石暫時放置在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文雄陽明山住家



圖11 2009年張大千巨石「己亥 槃阿」於國立歷史博物館展出 吳文隆攝

德園遺址，當時八德園所有建築物均已拆除，庭院殘枝敗竹，景象淒涼，僅剩張大千手書刻字的三座巨石，他興起搶救之心。於是促請巴西聖保羅市僑領李儀祥先生商議搶救，李儀祥經人介紹由居住在摩詰鎮的一位吳先生帶路前往，他看了十分不忍三巨石會被水庫淹沒，覺得要負起責任，他盤算要為它們找到好的歸宿。經過李儀祥夫婦多方奔走，為保全張大千遺愛，耗資僱用幾位工人與兩部吊車，

費時三日，把三巨石搬至聖保羅自家化妝品工廠的庭園存放，點綴花草樹木。於一九八九年年底水庫蓄水水位逐漸增高，已經淹到路邊，從此煙波浩渺，八德園沉入水中，三巨石倖免於難。二〇一五年間水庫水位下降，重現八德園遺跡。（圖九）

李先生在保存了近二十年之後，又耗資僱工將巨石移地保存，歷經重重困難，巨石於二〇〇七年底啓運，隔年二〇〇八年運抵臺灣，由李儀祥

德園大畫室右側，石頭上栽了幾棵鐵枝海棠，開著紫紅色的小花，枝幹有勁，如同鐵線，張大千最鍾愛此石，同時在等身高巨石兩側種植雙松（夫妻松），這兩棵松樹非常漂亮，購自日本一對夫婦慶金婚栽種的黑松和赤松，是張大千以巴幣幾百萬不惜重金情商而得。張大千在這塊石頭前數次留影，是他自己最喜愛的照片，他也曾在畫作中描繪這塊石頭。（圖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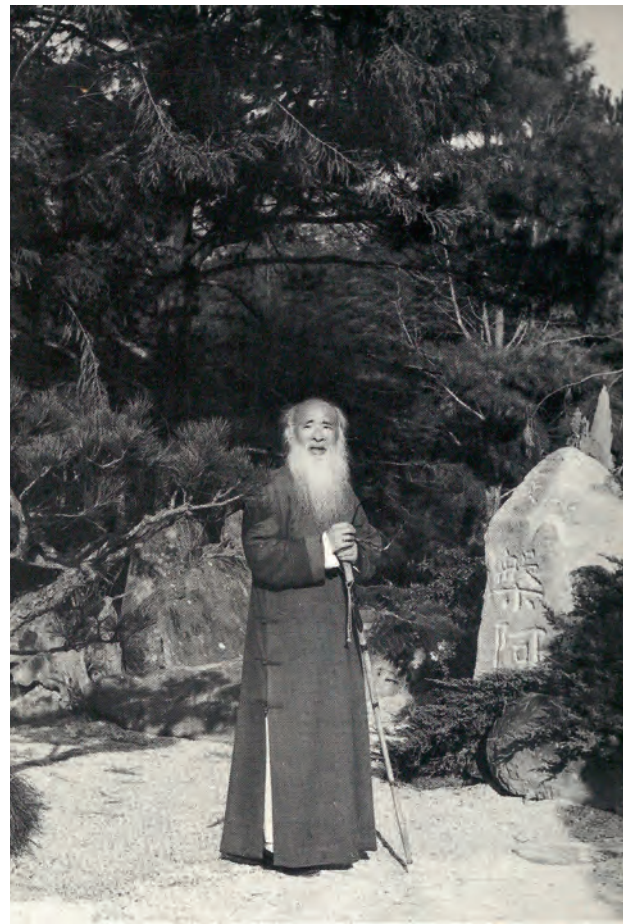


圖8 張大千於巴西八德園「己亥 槃阿」留影 王之一攝

夫妻松幾經遷居，永相隨不分離，目前安置於臺北摩耶精舍庭園中。

三巨石歷難歸來

早在張大千尚未購買八德園時，於一九三〇年代巴西聖保羅市政府即研議興建水庫工程計畫，八德園位於水庫淹沒區，因巴西經濟惡化而停留在規劃階段，由於聖保羅人口急遽增加，原本水庫不敷使用，必須建

造新水庫，八德園被列入徵用範圍。直至於一九六八年八德園的土地遭巴西政府徵收做為興建水庫之用，張大千只好放棄他多年苦心構築的庭園宅邸，於一九六九年移居美國舊金山可以居、環華園，原先立於八德園的三巨石「五亭湖」、「己亥 槃阿」、「潮音步」等，由於搬運及收藏不易，張大千離開時並未帶走。張大千離開之後，八德園仍由他的兒子張心澄、張心夷等居住及管理，八德園也就從此頹圮。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張大千歸國定居臺北，常思念八德園景物，一九七九年初請旅居巴西友人王之一赴故居，僱工整理，並拍攝「八德園」風景，同年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張大千八德園王之一攝影展」，讓國人首次看到八德園宏規。一九八六年底奉派巴西的黃聯昇大使，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他聽聞水庫開始蓄水，八德園即將被水庫淹沒，一九八九年黃聯昇先生乃前往探視即將被水庫淹沒的大千先生巴西舊居八



圖16 故宮南院大千石庭之「潮音步」 蔡一生攝



圖15 故宮南院大千石庭之「已亥 槃阿」 蔡一生攝

置空間，適時嘉義故宮南院即將興建，決議納入南院設計中，請設計者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姚仁喜建築師設計，「大千石庭」平面配置圖（圖十二），因此前院長馮明珠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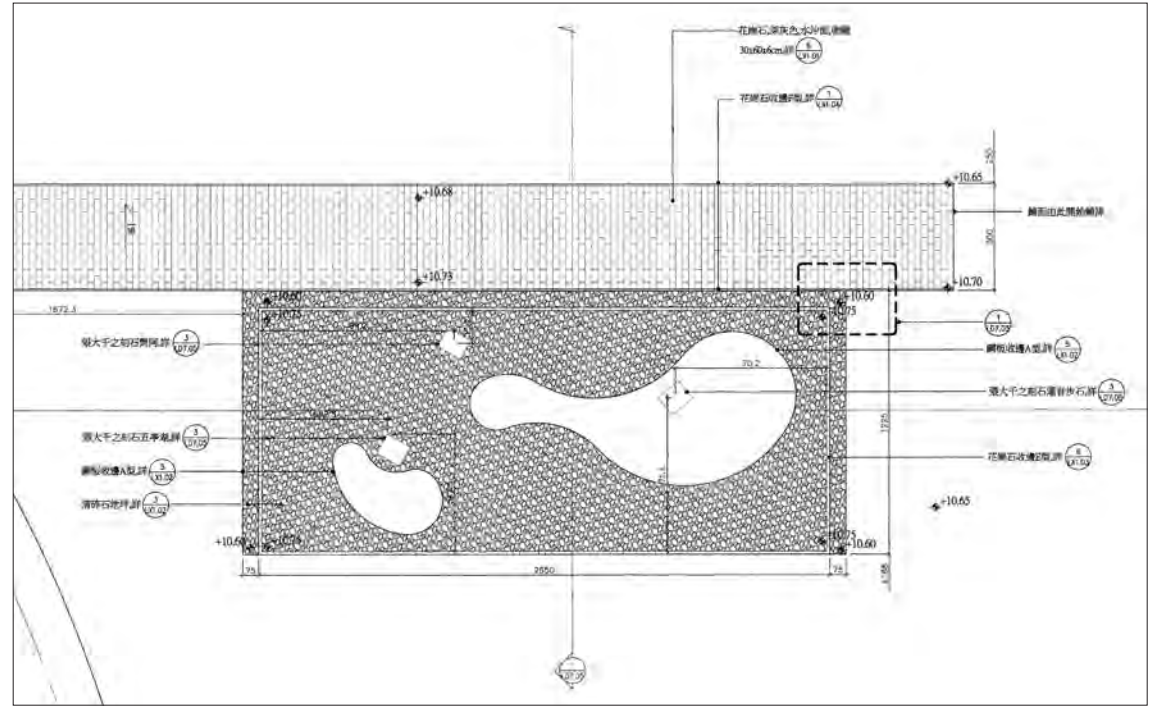


圖12 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分院「大千石庭」平面配置圖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圖14 故宮南院大千石庭之「五亭湖」 蔡一生攝



圖13 國立故宮南院大千石庭告示牌 蔡一生攝

然接受捐贈，完成李筱祥先生遺願，讓原本漂泊在外的張大千八德園手澤巨石能有妥善的安置，故宮南院有幸得此三石，故宮南院於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開館，於院區至善湖畔闢建「大千石庭」，三石得以重回天地懷抱（圖十三～十六），觀眾藉由觀賞巨石遙想八德園之景致，亦得一親巨匠張大千手澤與大師風采。圖

作者為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碩士

在臺灣的好友皇冠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文雄提領，並代為保管，這三大巨石暫時放置在林文雄臺北陽明山住家庭園。（圖十）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日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張大千一一〇歲書畫紀念特展」展出其中之一「已亥 槃阿」巨石，安置在正館右側庭院中，和館內展出的張大千遺作相呼應。（圖十一）

三巨石重現故宮南院

李筱祥長久以來一直希望能夠幫這三塊巨石找到理想的歸宿，但他於二〇〇九年過世，夫人楊舒華向國立故宮博物院表達捐贈意願，由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接管張大千故居「摩耶精舍」成立張大千先生紀念館，並受贈大批大千先生藏品及遺作，與張大千有深厚淵源，於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適逢張大千先生逝世三十週年，李筱祥夫人楊舒華將三石捐贈予國立故宮博物院，悠悠「三十」載，諧音「三石」歷劫歸來，且距張大千赴巴西剛好一甲子，意義非凡。原計畫安置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至善園內，因較無安

參考文獻

1. 過福祺、謝家孝，〈八德園景物待成追憶——張大千巴西園邸·桑田將淪為滄海〉，《旅行雜誌》第四八期，一九六九年五月，頁四一—四六。
2. 王之一，〈張大千巴西荒廢之八德園攝影集〉（第一～四函），國立歷史博物館，一九七九年七月。
3. 王之一，〈八德園特輯——王之一攝影展〉，《中國攝影》第一一八期，一九七九年七月，頁四一—一九。
4. 陳宏，〈八德園風光攝影展的來龍去脈〉，《中國攝影》第一一八期，一九七九年七月，頁一〇。
5. 孫家勤，〈離辛三年師恩似海〉，《藝壇》第一八三期，一九八三年六月，頁一七—二二。
6. 許啓泰，〈巴西華光報叢書之一：甜河隨筆〉，《巴西華光報》，一九九〇。
7. 許啓泰，〈張大千的八德園世界〉（一九五三～一九八九），台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三。
8. 〈大千三石再現，張大千巴西故居「八德園手澤巨石三石」渡海來歸〉，《台灣新快報》，二〇一三年八月一日。
9. 邱利玲，〈張大千三石，捐贈故宮南院〉，《工商時報》，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10. 周妙齡，〈國立歷史博物館藏張大千（八德園小景）二作研究〉，《張大千辭世三十週年紀念展圖錄》，國立歷史博物館，二〇一四年九月，頁四四—四五。